

主 编 任 叔 宝

中国历代 笔记英华

京
华
出
版
社



中国历代笔记英华

主编 / 任叔宝

东坡志林
老学庵笔记
东京梦华录
梦溪笔谈
容斋随笔
武林旧事
陶庵梦忆
辍耕录

京华出版社

陶庵梦忆

〔明〕张 岱 著

张逸飞 点校

简介

张岱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，他的《湖心亭看雪》是中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，即使对张岱所知不多的读者，也都熟悉他这篇优美动人的作品。

张岱（1597——1679），山阴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人，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。张岱字宗子，又字石公，号陶庵，又号蝶庵。他出身于官宦之家，早年过着富家公子的生活，重友轻财，豪侠无羁。明亡以后，避居山中，过着布衣蔬食的简朴生活，潜心著述，并以此为乐。张岱个性独特，一生多姿多彩。他的生活明显地可以分为明亡前和明亡后两个阶段。明亡前，他可以说是社交界的风云人物；明亡后，遁迹山林，可以说是彻底地做了一位隐逸之人。关于他的生活和个性，前人有十分精彩的描述，称其“少工帖括，不欲以诸生名。大江以南，凡黄冠、剑客、缁衣、伶工，毕聚其庐。且遭时太平，海内晏安，老人（指陶庵老人，即张岱——引者注）家龙阜，有园亭池沼之胜，木奴、秫梗、岁入缗以千计，以故斗鸡、臂鹰、六博、蹴鞠、弹琴、劈阮诸技，老人亦靡不为。今已矣，三十年来，杜门谢客，客亦渐辞老人去。间策杖入市，人有不识其姓氏者，老人辄自喜，遂更名曰蝶庵，又曰石公”。张岱虽以个性独特知名于当世，但他更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非凡的文才，为他带来持久声誉是他那些内容十分广泛的著作。张岱喜欢著述，一生著作很多，但流传下来的却很少，他现存的著作只有《琅嬛文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和《石匱书后集》等。据现存《陶庵梦忆》的序文称：“陶庵老人著作等身，其自信者尤在《石匱》一书。兹编载方言巷咏、嘻

笑琐屑之事，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，读者如历山川，如睹风俗，如瞻宫阙宗庙之丽，殆与《采薇》、《麦秀》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与？”他的密友祁豸对他的作品更是推崇备至，称赞他“笔具化工，其所记游，有郦道元之博奥，有刘同人之生辣，有袁中郎之情丽，有王季重之诙谐，无所不有。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，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。”这些评价，准确地概括了张岱作品的主要内容及其风格特征。

张岱流传最为广泛的是《陶庵梦忆》，这部作品就体裁而言，属于笔记作品。“笔记”作为一种文体，产生于南北朝，而盛于唐宋。中国文学发展至南北朝时期，出现的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，以用韵、讲究词藻，并能激动人情感的称为文，其余的则都称之为笔。笔记最初的含义是“散文”，是与诗歌、辞赋相对的一种形式。笔记中又有笔记小说一类，专事志怪述异，善于铺陈荒诞不经的鬼怪故事。笔记中的另一类则与之有别，它更注重写实，近乎现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纪实性散文，这类笔记作品长于记见闻，辨名物，释古语，述古事，写景物，抒情怀。宋代以后，这类笔记作品更为盛行，许多名家对此都情有独钟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名著名篇。就其一般性而论，张岱的这部笔记作品即属此类。

《陶庵梦忆》表面看来似乎都与梦有关联，其实不然，它记述的重点是眼前可视可触之情，以“梦”名之，暗示此景犹在，但此情难再，以梦之真切，达情之虚幻，虚幻亦是真切，真切则更显虚幻，因此，“梦忆”表达了张岱清幽绵邈的追思与怀恋。张岱是晚明性灵文学名家，他的这部作品最充分地体现了性灵文学的一些特点。

《陶庵梦忆》共分八卷，以记游为主，写的是昔日生活中一些琐屑事情的回忆。它篇幅短小，但内容却十分广泛，重点写当时的茶楼酒肆、歌馆舞榭，说书演戏、放灯迎神，养鸟斗鸡、打

猎阅武，以及山水风景、文物古迹、工艺书画等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具体而细微的场景。从内容和情感上言，张岱的这部作品可以与其另一部十分著名的笔记作品《西湖梦寻》对照起来加以阅读。《西湖梦寻》五卷，以北路、西路、南路、中路、外景分记其胜，重点写西湖的山川风物以及西湖掌故，并大量引古今文人墨客之佳句于其间，于笔下景物浑然一体，相得益彰，使旧日之西湖于纸上活现，含蓄委婉地传达出追怀往昔的情愫。清代评论家伍崇曜注意到这个特点，他指出：“昔孟元老撰《梦华录》，吴自牧撰《梦粱录》，均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，不胜身世之感，兹编实与之同。虽间涉游戏三昧，而奇情壮采，议论风生，笔墨横姿，几令读者心目俱眩，亦异才也。”张岱在这两部笔记中表达的情感比较复杂，他一方面用“梦忆”和“梦寻”来追念乡土和故国，表现出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；另一方面在他对乡土和故国的追念中，也流露出一种幽幽的感伤情绪。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加以考虑，才能真正理解这两部作品。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。

《陶庵梦忆》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点，即张岱在侧重记游的同时，还真实具体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，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：一是书中大量地描绘了宋代市民的一些日常生活，对我们今天的关于宋代民俗、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帮助；另一方面，张岱书中还保留了一些其他史书中语焉不详的材料。比如：沈遼伯《南都奉先殿纪事》有诗云：“高后配在天，御幄神所栖。众妃位东序，一妃独在西。成祖重所生，嫔德莫敢齐。”长陵王每自称为高后第四子，但当时的奉先庙制是：高后南向，诸妃尽东序，西序唯硕妃一人。据称高后一生未孕，不可能生长陵，而懿文太子亦非后所生。世疑此事不确。《陶庵梦忆》卷一之《钟山》一条即记其事，言之甚明，足以补其他史书之缺。虽然张岱笔记的旨趣和

重点都不在这些方面，但他的记述毕竟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，可资研究利用。这一点在阅读这两部笔记时需要加以注意。

《陶庵梦忆》最需要重视的是它的文学特性。张岱是散文大师，见于笔记中那些篇章，无论描述何种题材，都写得短小活泼，流利清新，既形象生动，又富有诗意，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技巧，在境界上亦有很高的造诣。如被人们广泛传诵的《湖心亭看雪》（见《陶庵梦忆》卷三），全文如下：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砀，天与雪、与云、与山、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到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，炉正沸。见余大喜，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

这篇散文通篇不足二百字，却包含着异常丰富的内容：既叙事，又写景；既写人，又抒情，首尾完整，一气贯注，用笔简朴隽永，寄意深厚玄远。首先，它的叙事十分精妙。张岱准确地用几个恰如其分的动词，把相关的几个场景串联起来，将事件完整地突现出来。其次，它的写景出神入化。张岱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移步换形，他随事设境，抓住景物最有表现力的特征，苦心经营，写出雪中西湖的风韵。第三，它的写人极为传神。张岱的方法灵活多样，不拘一格。他擅长以事写人，更擅长以衬托方法写人。全篇是湖心亭看雪，抓住一“看”字，以眼中之景象，暗示自我之冷峻高洁，同时又极写童子和舟子二人，一仙一凡，以此反衬出自我的孤傲超凡。第四，它的抒情几乎无迹可寻。全篇的主题可以说是尽抒高洁孤傲之情，但无论叙事、绘景、写人，都

未有一字真言其情，然通观全篇，却未有一字不言及情字，真可谓“不著一字，而尽得风流”。像这样妙绝天成的文字，在《陶庵梦忆》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。总之，《陶庵梦忆》在文学上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、宝贵的遗产，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、继承。

最后，简要说明一下《陶庵梦忆》的主要版本。《陶庵梦忆》有《砚云甲编》本、道光本、《粤雅堂丛书》本等多种版本流行于世。这次印行的版本，是在综合各家版本所长的基础上，经过仔细校勘，整理而成的。

卷 一

钟 山

钟山上有云气，浮浮冉冉，红紫间之，人言王气，龙蛻藏焉。高皇帝与刘诚意、徐中山、汤东甌定寝穴，各志其处，藏袖中。三人合，穴遂定。门左有孙权墓，请徙。太祖曰：“孙权亦是好汉子，留他守门。”及开藏，下为梁志公和尚塔。真身不坏，指爪绕身数匝。军士辇之，不起。太祖亲礼之，许以金棺银椁，庄田三百六十，奉香火，昇灵谷寺塔之。今寺僧数千人，日食一庄田焉。陵寝定，闭外羨，人不及知。所见者，门三、飧殿一、寝殿一，后山苍莽而已。壬午七月，朱兆宣簿太常，中元祭期，岱观之。飧殿深穆，暖阁去殿三尺，黄龙幔幔之。列二交椅，褥以黄锦，孔雀翎织正面龙，甚华重。席地以毡，走其上必去舄轻趾。稍咳，内侍辄叱曰：“莫惊驾！”近阁下一座，稍前，为硕妃，是成祖生母。成祖生，孝慈皇后妊为己子，事甚秘。再下，东西列四十六席，或坐或否。祭品极简陋。朱红木簋、木壶、木酒樽，甚粗朴。簋中肉止三片，粉一铤，黍数粒，东瓜汤一瓿而已。暖阁上一几，陈铜炉一、小箸瓶二、杯棬二。下一大几，陈太牢一、少牢一而已。他祭或不同，岱所见如是。先祭一日，太常官属开牺牲所中门，导以鼓乐旗帜，牛羊自出，龙袱盖之。至宰割所，双四索缚牛蹄。太常官属至，牛正面立，太常官属朝牲揖，揖未起，而牛头已入爇所。爇已，昇至飧殿。次日五鼓，魏国至，主祀，太常官属不随班，侍立飧殿上。祀毕，牛羊已臭腐

不堪闻矣。平常日进二膳，亦魏国陪祀，日必至云。

戊寅，岱寓鹫峰寺。有言孝陵上黑气一股，冲入牛斗，百有余日矣。岱夜起视，见之。自是流贼狂獗，处处告警。壬午，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陵，木枯三百年者，尽出为薪，发根，隧其下数丈，识者以为伤地脉、泄王气，今果有甲申之变，则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。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，今岁清明，乃遂不得一盂麦饭，思之猿咽。

报恩塔

中国之大古董，永乐之大窑器，则报恩塔是也。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，非成祖开国之精神、开国之物力、开国之功令，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，不能成焉。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。一金身，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，其衣折不爽分，其面目不爽毫，其须眉不爽忽，斗笋合缝，信属鬼工。闻烧成时，具三塔相，成其一，埋其二，编号识之。今塔上损砖一块，以字号报工部，发一砖补之，如生成焉。夜必灯，岁费油若干斛。天日高霁，霏霏霭霭，摇摇曳曳，有光怪出其上，如香烟燎绕，半日方散。永乐时，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，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，谓四大部洲所无也。

天台牡丹

天台多牡丹，大如拱把，其常也。某村中有鹅黄牡丹，一株三千，其大如小斗，植五圣祠前。枝叶离披，错出檐甍之上，三间满焉。花时数十朵，鹅子、黄鹂、松花、蕉栗，萼楼穠吐，淋漓簇沓。土人于其外搭棚演戏四五台，婆娑乐神。有侵花至漂发者，立致奇祟。土人戒勿犯，故花得蔽蒂而寿。

金乳生草花

金乳生喜蒔草花。住宅前有空地，小河界之。乳生濒河构小轩三间，纵其趾于北，不方而长，设竹篱经其左。北临街，筑土墙，墙内砌花栏护其趾。再前，又砌石花栏，长丈余而稍狭。栏前以螺山石垒山坡数折，有画意。草木百余本，错杂蒔之，浓淡疏密，俱有情致。春以罌粟、虞美人为主，而山兰、素馨、决明佐之。春老以芍药为主，而西番莲、土萱、紫兰、山矾佐之。夏以洛阳花、建兰为主，而蜀葵、乌斯菊、望江南、茉莉、杜若、珍珠兰佐之。秋以菊为主，而剪秋纱、秋葵、僧鞋菊、万寿芙蓉、老少年、秋海棠、雁来红、矮鸡冠佐之。冬以水仙为主，而长春佐之。其木本如紫白丁香、绿萼、玉碟、蜡梅、西府、滇茶、日丹、白梨花，种之墙头屋角，以遮烈日。乳生弱质多病，早起，不盥不栉，蒲伏阶下，捕菊虎，芟地蚕，花根叶底，虽千百本，一日必一周之。瘰头者火蚁，瘠枝者黑蚰，伤根者蚯蚓、蜒蚰，贼叶者象干、毛猬。火蚁，以蜚骨、鳖甲置旁引出弃之。黑蚰，以麻裹箸头搯出之。蜒蚰，以夜静持灯灭杀之。蚯蚓，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。毛猬，以马粪水杀之。象干虫，磨铁钱穴搜之。事必亲历，虽冰龟其手，日焦其额，不顾也。青帝喜其勤，近产芝三本，以祥瑞之。

日月湖

宁波府城内，近南门，有日月湖。日湖圆，略小，故日之；月湖长，方广，故月之。二湖连络如环，中亘一堤，小桥纽之。日湖有贺少监祠。季真朝服拖绅，绝无黄冠气象。祠中勒唐玄宗《钱行》诗以荣之。季真乞鉴湖归老，年八十余矣。其《回乡》

诗曰：“幼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孙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八十归老，不为早矣，乃时人称为急流勇退，今古传之。季真曾谒一卖药王老，求冲举之术，持一珠贻之。王老见卖饼者过，取珠易饼。季真口不敢言，甚懊惜之。王老曰：“怪吝未除，术何由得！”乃还其珠而去。则季真直一富贵利禄中人耳。《唐书》入之《隐逸传》，亦不伦甚矣。月湖一泓汪洋，明瑟可爱，直抵南城。城下密密植桃柳，四围湖岸，亦间植名花果木以紫带之。湖中栉比者皆士夫园亭，台榭倾圯，而松石苍老。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，率百年以上物也。四明缙绅，田宅及其子，园亭及其身。平泉木石，多摹楚朝秦，故园亭亦聊且为之，如传舍衙署焉。屠赤水娑罗馆亦仅存娑罗而已。所称“雪浪”等石，在某氏园久矣。清明日，二湖游船甚盛，但桥小船不能大。城墙下址稍广，桃柳烂漫，游人席地坐，亦饮亦歌，声存西湖一曲。

金山夜戏

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，余道镇江往兗。日晡，至北固，舫舟江口。月光倒囊入水，江涛吞吐，露气吸之，暝天为白。余大惊喜。移舟过金山寺，已二鼓矣。经龙王堂，入大殿，皆漆静。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残雪。余呼小僮携戏具，盛张灯火大殿中，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。锣鼓喧阗，一寺人皆起看。有老僧以手背揉眼翳，翕然张口，呵欠与笑嚏俱至。徐定睛，视为何许人，以何事何时至，皆不敢问。剧完，将曙，解缆过江。山僧至山脚，目送久之，不知是人、是怪、是鬼。

筠芝亭

筠芝亭，浑朴一亭耳。然而亭之事尽，筠芝亭一山之事亦尽。吾家后此亭而亭者，不及筠芝亭；后此亭而楼者、阁者、斋者，亦不及。总之，多一楼，亭中多一楼之碍；多一墙，亭中多一墙之碍。太仆公造此亭成，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，亭之内亦不设一槛一扉，此其意有在也。亭前后，太仆公手植树皆合抱，清樾轻岚，潏潏翳翳，如在秋水。亭前石台，蹴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，升高眺远，眼界光明。敬亭诸山，箕踞麓下；溪壑萦回，水出松叶之上。台下右旋，曲磴三折，老松偻背而立，顶垂一千，倒下如小幢，小枝盘郁，曲出辅之，旋盖如曲柄葆羽。癸丑以前，不垣不台，松意尤畅。

斫园

斫园，水盘据之，而得水之用，又安顿之若无水者。寿花堂，界以堤，以小眉山，以天问台，以竹径，则曲而长，则水之。内宅，隔以霞爽轩，以酣漱，以长廊，以小曲桥，以东篱，则深而遽，则水之。临池，截以鲈香亭、梅花禅，则静而远，则水之。缘城，护以贞六居，以无漏庵，以菜园，以邻居小户，则阒而安，则水之用尽。而水之意色，指归乎庞公池之水。庞公池，人弃我取，一意向园，目不他瞩，肠不他回，口不他诺，龙山蠹蛭，三折就之，而水不之顾。人称斫园能用水，而卒得水力焉。大父在日，园极华缛。有二老盘旋其中，一老曰：“竟是蓬莱阆苑了也！”一老哂之曰：“个边那有这样！”

葑门荷宕

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，偶至苏州，见士女倾城而出，毕集于葑门外之荷花宕。楼船画舫至鱼舫小艇，雇觅一空。远方游客，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，蚁旋岸上者。余移舟往观，一无所见。宕中以大船为经，小船为纬，游冶子弟，轻舟鼓吹，往来如梭。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，摩肩簇舄，汗透重纱。舟楫之胜以挤，鼓吹之胜以集，男女之胜以溷，酷暑燂烁，靡沸终日而已。荷花宕经岁无人迹，是日，士女以鞋鞮不至为耻。袁石公曰：“其男女之杂，灿烂之景，不可名状。大约露韩则千花竞笑，举袂则乱云出峡，挥扇则星流月映，闻歌则雷辊涛趋。”盖恨虎丘中秋夜之模糊躲闪，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。

越俗扫墓

越俗扫墓，男女袷服靚妆，画船箫鼓，如杭州人游湖，厚人薄鬼，率以为常。二十年前，中人之家，尚用平水屋幘船，男女分两截坐，不坐船，不鼓吹。先辈谑之曰：“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”后渐华靡，虽监门小户，男女必用两坐船，必巾，必鼓吹，必欢呼畅饮。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，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。鼓吹近城，必吹《海东青》、《独行千里》，锣鼓错杂。酒徒沾醉，必岸幘嚣嚷，唱无字曲；或舟中攘臂，与侪列厮打。自二月朔至夏至，填城溢国，日日如之。乙酉方兵，画江而守，虽鱼舫菱舸，收拾略尽。坟垅数十里而遥，子孙数人挑鱼肉楮钱，徒步往返之，妇女不得出城者三岁矣。萧索凄凉，亦物极必反之。

奔云石

南屏石，无出奔云右者。奔云得其情，未得其理。石如滇茶一朵，风雨落之，半入泥土，花瓣棱棱，三四层折。人走其中，如蝶入花心，无须不缀也。黄寓庸先生读书其中，四方弟子千余人，门如市。余幼从大父访先生。先生面黧黑，多髭须，毛颊，河目海口，眉棱鼻梁，张口多笑。交际酬酢，八面应之。耳聆客言，目睹来賧，手书回札，口嘱僮奴，杂沓于前，未尝少错。客至，无贵贱，便肉、便饭食之，夜即与同榻。余一书记往，颇秽恶，先生寝食之无异也，余深服之。丙寅至武林，亭榭倾圯，堂中奄先生遗蜕，不胜人琴之感。余见奔云黝润，色泽不减，谓客曰：“愿假此一室，以石礪门，坐卧其下，可十年不出也。”客曰：“有盗。”余曰：“布衣褐被，身外长物则瓶粟与残书数本而已。王弇州不曰：‘盗亦有道’也哉？”

木犹龙

木龙出辽海，为风涛激击，形如巨浪跳蹴，遍体多著波纹，常开平王得之辽东，辇至京。开平第毁，谓木龙炭矣。及发瓦砾，见木龙埋入地数尺，火不及，惊异之，遂呼为龙。不知何缘出易于市，先君子以犀觥十七只售之，进鲁献王，误书“木龙”犯讳，峻辞之，遂留长史署中。先君子弃世，余载归，传为世宝。丁丑诗社，愚名公人赐之名，并赋小言咏之。周墨农字以“木犹龙”，倪鸿宝字以“木寓龙”，祁世培字以“海槎”，王士美字以“槎浪”，张毅儒字以“陆槎”，诗遂盈帙。木龙体肥痴，重千余斤，自辽之京、之兗、之济，繇陆。济之杭，由水。杭之江、之萧山、之山阴、之余舍，水陆错。前后费至百金，所易价

不与焉。呜呼，木龙可谓遇矣！余磨其龙脑尺木，勒铭志之，曰：“夜壑风雷，蓦槎化石；海立山崩，烟云灭没；谓有龙焉，呼之或出。”又曰：“扰龙张子，尺木书铭；何以似之？秋涛夏云。”

天 砚

少年视砚，不得砚丑。徽州汪砚伯至，以古款废砚，立得重价，越中藏石俱尽。阅砚多，砚理出。曾托友人秦一生为余觅石，遍城中无有。山阴狱中大盗出一石，璞耳，索银二斤。余适往武林，一生造次不能辨，持示燕客。燕客指石中白眼曰：“黄牙臭口，堪留支桌。”赚一生还盗。燕客夜以三十金攫去，命砚伯制一天砚，上五小星一大星，谱曰：“五星拱月。”燕客恐一生见，铲去大小二星，止留三小星。一生知之，大懊恨，向余言。余笑曰：“犹子比儿。”亟往索看。燕客捧出，赤比马肝，酥润如玉，背隐白丝类玛瑙，指螺细篆，面三星坟起如弩眼，着墨无声而墨沉烟起，一生痴痞，口张而不能翕。燕客属余铭，铭曰：“女娲炼天，不分玉石；鳌血芦灰，烹霞铸日；星河混扰，参横箕翕。”

吴中绝技

吴中绝技：陆子冈之治玉，鲍天成之治犀，周柱之治嵌镶，赵良璧之治梳，朱碧山之治金银，马勋、荷叶李之治扇，张寄修之治琴，范昆白之治三弦子，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。但其良工苦心，亦技艺之能事。至其厚薄深浅，浓淡疏密，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、目力针芥相投，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？盖技也而进乎道矣。